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如果张国荣还活着



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

那个日子又来了,又看到了那些字眼:烟花烫,蝴蝶,向着永恒纵身一跃,不完美中的完美,划伤了天空……而在生前,他遭遇的,却是流言、责难、质疑、嘲笑,是无处告解、无人伴随。人还是那个人,对待他的态度,却因为他的离去而迥然不同。

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小说里,一个长着巨翅的老天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被雷电击中,落在贝拉约夫妇的院子里,他老态龙钟,羽毛几乎掉光,夫妇俩把他关在铁丝鸡笼里让人参观,每位收取五分钱。最后,不论是围观群众,还是贝拉约夫妇,都开始厌烦他。终于,春天来了,老天使的翅膀上重新长出了羽毛,飞离了这里。目睹天使的离去,贝拉约太太“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这时他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烦恼,而是水天相交处的虚点”。

大部分明星或者艺术家,在横空出世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所获得的待遇,不外如此。他们让人尴尬,因为,人们得目睹他们的衰败,看见他们的瑕疵,在漫长的时间里和这些半个身子已经进入神话的人物共存,不知该怎么对待他们。尊重和厌烦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言的情感,人们不能憎恨自己产生这种情感的内心,就只好憎恨他们。像晚年的张爱玲,或者迈克尔·杰克逊,赢得的都是这种待遇。一旦他们离去,各种意义就追加上去

了。

使人不能原谅的,不只有对那些在世者的不善待,还有对逝者和逝去时代的过度美化。我们无休止地为逝者和逝去的时代添加美感、寄放想象、投射认同。我们的出发点非常实用:作为某种理想的寄放和投射对象,他们比凭空幻想出来的人和时代要好,因为的确存在过,又比当下的人和时代少点顾忌,因为死无对证。我们厌恶还活着的艺术家们,像厌恶那个时时在眼前晃动的巨翅老人,总拿他们和“民国男子”、“民国女子”进行比较,事实上,五十年后,陈丹青就是我们时代的周作人,王安忆或许是个更为结实的张爱玲,范冰冰好似胡蝶,张曼玉仿佛阮玲玉。神话需要时间,像巨翅老人需要春天,而我们无法忍受的,恰恰是这最后一道工序:时间。张国荣用死亡跃过了这道工序,立刻赢得了快捷的赞美。

究其根本,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我们无法做到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我们期待看到毫无瑕疵的生命,看到神话落地就已完工,我们用厌恶当下追思过往的方式,表达我们虚妄的认同。

所以,如果张国荣还活着,他还会是那个春天之前的巨翅老人,境况不会更好,绝对躲不过流言、偷拍,甚或成为周刊上的字母明星嫌疑人。我们毫无怜惜,尽情掠夺,并且忍耐地看着他,静待时间过去,好痛痛快快地表达所谓怀念。



集反映时代进程。
易水寒,河北人,现居长春,供职于某媒体。出过八本书,写过很多短文,密

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

七零后步入中年

我跟哥哥元涛说,我已经步入中年了。元涛说,我这六零后还自认为是青年呢,你七零后算什么,早着呢。

元涛说的中年、青年,是心理上的。我说的,是身体上的。纯肉体,不掺杂一点精神因素。感觉前两年还可以通宵喝大酒、熬夜打游戏,精力旺盛得随时喷薄而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转眼之间,各种各样的病都上身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酒精肝,前列腺发炎、痔疮、糖尿病、牙疼、关节炎……这些病都要不了命,但都会伴你一生。它们一点点消磨你的斗志,掣肘你的计划,让你力不从心、半途而废。

多年以前,一个大爷(当时他也就四十岁)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生产队里让他们砸杏仁。几个小伙子斗狠,不用锤子砸杏仁,用牙咬,四十岁后牙都坏了。

这次对话我没往心里去。心想,既然当时没事,多年以后牙才坏掉,两者应该没关系吧。

我上大学时,同学们喝啤酒,时兴牙咬瓶盖。有的同学“砰”一下就能把瓶盖咬开,很豪迈的样子。我也经常这么干。就在最近几年,我的牙明显不行了,松动得很快。酸甜苦辣咸,太凉太热的,都不敢吃了。有几次体检时,医生说,你的牙该换了。

这才想起,当时没有听信大爷的经验之谈,现在报应来了。所以我今天经常提醒身边的弟

重要,也不能以祸害身体为代价。如果身体都经不住时间考验,爱情、事业和金钱就能吗?我这是切身教训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得进去。人类比其他物种进步,就是因为有代代相传的经验,但人类进步慢,也是因为这些经验经常被忽略,非得亲历亲为、自己撞了南墙才行。

最近几年,陆续听到和见到同龄人猝死的消息。三十多岁,看上去身体倍儿棒,吃吗吗香,开着开着车,突然趴在方向盘上死了。还有的打着打着麻将或者正在喝着酒,往后一仰脖,再也没有醒过来。以前觉得,死亡,离这些人都远着呢,现在一看,原来很近。心脏病,心肌梗塞,是比任何病都更要命的东西。

多年前,文坛炒作一个概念:“六十年代生人”,就是指余华、苏童这些“年轻人”;大概在2000年前后,以韩寒为代表的八零后又横空出世,把七零后这一拨直接越过去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所谓X X后之类的不过是扯淡,六零后里面有不着调的,八零后里面垃圾更多,但毕竟还有这么个年龄段罩着,相比之下七零后显得非常夹生。不过,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跨入了中年。他们的思想或已成熟,但身体开始坚定地走下坡路。

有个哥们说,你什么时候看到几个人凑到一起谈身体、聊健康了,这些人就是老了。不错,谁也会有这一天。某位伟人说过,不要对青年寄予多大希望,转眼之间他们就像前辈一样大腹便便、行动迟缓,教训起别人来了……

纸春秋

路也专栏

举案齐眉的政治

小时候在连环画上看到举案齐眉的故事,感到很不理解,画中那个叫孟光的女人采取跪姿,把放着米饭啊汤啊菜啊的几案高高举着,与自己眉毛的高度齐平,端给她那做工回来的丈夫梁鸿吃。那时我想这个叫孟光的女人多累呀,她的姿势很有问题,很不科学,那饭菜很沉,需要很大臂力才能举到那样的高度。举得久了,胳膊会酸痛,不小心还会洒出来,把人烫伤。

这个《后汉书》中记载的故事,在我长大之后又进一步知道,是因为那男的品行太高了,那女的不敢在他面前仰视了,为表敬重,故才把饭举得这么高。可是一想,这就更不对头了,他们是夫妻关系,并不是主子和女奴的关系,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君臣关系,一方如此尊敬另一方其实是很别扭的,试想吃饭时尚且如此毕恭毕敬,那么夜里更衣上床欲行男女之事时会如何呢?对方在自己眼里成了神,眼神做爱一定会战战兢兢彬彬有礼,那么这爱到底会怎么个做法我就想象不出来了,我敢肯定他们八成是要不孕不育的。

据记载那孟光是个有钱人家的丑女,而梁鸿是一个家道中落贫穷落魄却抗拒流俗而隐居起来做佣工的美才子,孟光慧眼识货,抛弃富贵,布衣相随,低眉顺眼,把有才有德有貌的不俗夫君供奉着,终于以举案齐眉的英雄壮举而载入史册,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妇女的楷模,她的光辉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人妻的女人去把丈夫奉为上宾或上帝。

不知那梁鸿一进家门面对举得这么高的饭菜会有如何感想。如果妻子成了女奴,面对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无法与自己做平等交流的女人,那做丈夫的还会有快感吗?不过也难说,这故事之所以被传颂,便证明了中国男人是喜欢娶孟光这样的女人做老婆的,与其说喜欢,不如说是需要更恰切,男人想从孟光这样的女人身上取其实用价值,是想利用这样丑而贤惠的女人来帮助自己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多么功利的婚姻观。其实夫妻之间,无论是女人对男人举案齐眉,还是男人对女人举案齐眉,所谓相敬如宾,那都不是自然的男女关系。正常的男女关系是任性的、亲昵的,跟着感觉走的,哪怕三天一大吵一天一小吵也是真实的,而举案齐眉归根结底搞的还是政治,一男一女天天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相互尊敬若此,礼让三先若此,煞费苦心若此,这更像是在运用阴谋和手腕了,总让人觉得这背后有着司马昭之心。

至于人性中的那些快乐和情趣,古代的男人们注定无法从那个呆板得连撒娇都不会、连耍小性也不敢的举案齐眉的妻子身上得到了,但他们还可以纳妾或者去狎妓,去找那些美丽而有意思的女人来满足他生命中的另一部分更本能的需要。而古代的那些女人们呢,那些不得已的正经女人,只要做了人家的贤妻,便只好在举案齐眉的教导之下,真正经或假正经一辈子了。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从管住嘴巴开始



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

有段时间我居住的小区水压不好,送不上我居住的顶层,与水务公司几次交涉无果后,听别人的劝告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台水泵安在家里。没多久水压又正常起来,水泵便闲置起来。突然有一天,水压又小了,就想启动水泵提水上来,谁知水泵不工作了,只好打电话请来经销水泵的商家上门来维修,检查原因是久未使用,里面生了锈,维修人员告诉我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把水泵启动一下,才能防止水泵再次生锈。于是,我和家人就又多了一份牵挂——隔上十天半月就得把那台水泵开动一下。

当然也不是每件产品都得人这样去伺候,有的产品可能终生不需维修,有的产品也许一年半载才去维修一次,可是家里的产品太多了,不是这个出问题,就是那个生毛病,一个月中,总有两三次,有时候打电话咨询一下就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就得请人上门来修,这种情况要花钱上门费,材料费不说,约了人,你就得请假在家等着,花时间陪着。

人类发明和生产某种产品,最初的本意肯定是为了某种便利,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自由正一点点被产品消解或剥夺。买了车,你就必须分出精力与车辆管理部门、与交警、与保险公司、与出产商、与修车厂打交道,就等于多了几个能管得着你的人;用分期付款买了房,每天睁开眼你的理智就会提醒你,欠了别人多少钱,督促你卖力工作挣钱还贷。

人的异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产品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且更深刻地控制和奴役人类。人类生产的目的本来应是不满足人民对于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的需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制造产品的生产不再是一种必需,而是变成了一种炫耀,一种力量和能力的显示,是为了比赛而生产,为了竞争而生

产,为了压倒别人而生产。产品似乎具备了某种灵性,拥有了某种意志力:产品绑架了人类,使人类屈从于产品的意志。

或许可以说,不是产品改变了人,而是人改变了产品的属性,把本来具有实用意义的产品变成了人类欲望的符号。比如手机,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随时随地联络的工具,由于人们为了做大手机市场这块蛋糕,不断地把一些本不相关的功能附加到手机上,使得手机型号款式不断更新,人们的玩心、好奇心、攀比心一次次被调动起来。产品过于频繁地更新换代,使产品变为垃圾的周期大大缩短。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产品从被生产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变成了垃圾。

也许应该考虑给人们的生产活动立法,就像立法控制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那样,首先限制那些奢侈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比如别墅,面积过大的公寓,第二套住房,使用动物皮毛制作的衣物服饰,排量过大、耗油太多的汽车,私人飞机,火车包厢,高尔夫球场,高级酒店,豪华宴会,用野生动物加工的食品,等等。

也许应该倡行这样的理念,制造奢侈性产品的生产活动应该被视为谋杀,购买消费奢侈性产品的行为应该被视为同谋。这么说也许有点激进,但是古人云:矫枉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人类居于地球生物圈的顶端,这个位置意味着责任、带动和引导。

约束人类的非理性的生产行为和过度的消费行为,让人类的生产——这辆在欲望之路上狂奔的马车回到理性的路上来,应该成为建立地球生态新秩序的开端和起点。

这一切的转变应该从提倡和树立一种理性的消费观念开始,从管住我们每个人的嘴巴开始,从倡行一种简单简约简朴的生活方式开始。



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